



〔日本〕星 新一著・春风文艺出版社

1

分钟小说选

〔续集〕

〔续集〕

一分钟小说选

〔日本〕星 新一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译了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星 新一的一分钟小说五十五篇。作中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啼笑皆非的矛盾，鞭挞了社会留在人们心灵中的暗影，嘲笑了科学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空虚……

结构精巧，故事新奇，风趣中蕴含着可贵的哲理。

一 分 钟 小 说 选

(续 集)

Yienzhong Xiaooshuo Xuan

〔日本〕星 新一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262,0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4}$ 印张：12 $\frac{1}{4}$ 插页：2

1985年1月第1版

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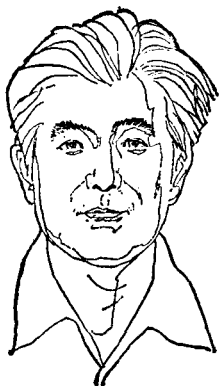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05,000

责任编辑：于 雷

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封面设计：勤 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35 定价：1.50元



星 新一，日本超短篇小说的开创者。1926年生于东京，东京大学农艺化学科毕业，后在大学院研究淀粉分解酵素。父亲故去后继任制药公司经理。公司不久倒闭，失意中写《性机器》、为日本现代推理小说的奠基人江戸川乱步所赏识，从此登上文坛。二十年来，他写了一千多篇超短篇小说，是世界上超短篇作品产量最高的作家。他的作品题材广泛，自成一格。幽默、风趣、洗练，似乎远离人世，却又笔笔针砭现实；好象荒诞不经，实则丝丝入理入微；常常在引人发笑处，蕴藏着辛酸的泪……

目 次

自 信	于 雷译 (1)
窗 口	孙立新译 (10)
面 孔	慈 心译 (19)
特 技	郭富光译 (33)
跟 踪	李 征译 (36)
宝 岛	范 苓译 (41)
洪 水	张泽潭译 (48)
熟 人	常 江译 (55)
阴 谋	么峻洲译 (67)
争价儿	张存礼译 (70)
还乡人	孙晓伯译 (74)
轮流执政	陈 苏译 (80)
各行其事	于 杰译 (87)
秘密结社	韩天雍译 (91)
古老的旅店	丁广和译 (94)
企业的秘密	李 乔译 (99)
漫长的人生	姜小凌译 (109)
宏伟的规划	董兴华译 (113)

幸福的公式	徐 玲译 (118)
庄严的仪式	宋 荔译 (124)
奇怪的职员	赵德玉译 (129)
聪明的鹦鹉	潘向旭译 (135)
残酷的世道	宋佑燮译 (140)
赶时髦的人	佟 越译 (149)
第一部 第一科长	刘妹屏译 (154)
K先生的一段罗曼史	胡耀华译 (158)
女人、金钱和美	张 楠译 (163)
事 实	李湘云译 (170)
灾 祸	李建民译 (175)
常 识	陈 杰译 (183)
调 整	方 懋译 (191)
进 步	于美云译 (196)
差 异	柴明俊译 (201)
乘 客	白乃谦译 (208)
月 光	任 伶译 (215)
好上司	张柏霞译 (221)
确认机	郭赓海译 (233)
新经理	姜永文译 (245)
爱的力量	徐 玲译 (250)
南柯一梦	张丽娟译 (255)
友好使节	莽永彬译 (259)
请等一等	李 娜译 (264)

治疗以后.....	金 鹿译 (269)
某夜趣谈.....	杜崇新译 (272)
春天的寓言.....	纯 厚译 (282)
讨厌的上司.....	计维襄译 (288)
夜里的风暴.....	赵嘉树译 (299)
一夜的经过.....	金君子译 (312)
大头机器人.....	金哲华译 (324)
感情电视机.....	姜 琪译 (329)
奇怪的闯入者.....	陈铁城译 (334)
轰动一时的人.....	么峻洲译 (340)
魔镜里的公主.....	于吟梅译 (345)
幸运的副产品.....	赵伟秋译 (353)
叫人捉摸不透的社会.....	孙月莺译 (359)
一颗新星——编者后记.....	于 雷 (384)

自 信

某公寓三楼的某个房间，虽然并不怎么宽阔，但是冷冻库、电话、衣橱等一概俱全，并且有个青年躺在床上喷云吐雾。

他名叫西岛正男，在某商业公司工作，尚未娶亲。只因是独身，住在这间斗室，也还足足敷用。而且可以这么说，正因为他是独身，才有条件住进这所高级公寓。

窗外已是夜幕大张。他虽已下班，但是，今夜到底在家看电视、读书消遣，还是换上华装去逛逛夜市？还犹豫未决，仍在落日余晖中发呆。

这时，西岛正男觉得门铃响了。他站了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散发着一肚子闷气，从室内发话道：

“哪一位？”

“西岛……”来人答道。

正男歪头思忖：对我这么随随便便地指名道姓，大约是熟人当中的哪一个。然而，那声音毫无特色，而且回忆不起这声音的主人及其面貌与姓氏。

也许是个不太熟悉的家伙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此人就太冒

味了。正南有点生气，打开了门。

进来一个汉子。正男打量了一眼他的面孔，仍然想不出是谁。这副面孔平淡无奇，比比皆是，除此而外，无法形容。不，更准确些说，这副面孔是把所有男人的面孔搅拌后再综合制成的。服装和正男一模一样，却猜不出他的年龄。正男有些不耐烦。不论是谁，如果碰上这么个茫然不知的来客，都会如此心境的吧！

那汉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屋来，正男叮问道：

“您是刑警，还是……”

“错了。”

“那么，请报尊姓大名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“刚才说过了嘛。”

“您是哪一位？”

“西岛正男。”那汉子说。正男反问道：

“这个名字……”

“正是我的大号。”那汉子说得似乎心安理得。正男手抚前额，心想：是远亲？还是……但他一点也想不起来。也许因为这是一副极其平凡、毫无特征的人，因此才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！然而，既然同名同姓，就不会遗忘的呀！

正男不再回忆，道出了他的心头所料：

“啊，知道啦。你是路过时看到门外的名牌，发现我和你同名同姓，因而满有兴致地光临了吧？”

“不，不对！”

“那么，对不起，您有什么事？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

“为什么？这儿是我的家！”

闻听此言，刹那间，正男以为是否听差了耳？但是，对方的语声切切。他又想：也许因为他的语声毫无感情，因此才有了错觉吧？

这是怎么回事？正男大惑不解。本想硬是赶他走，但是好奇心又强有力地升腾起来。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恶作剧。是谁策划了如此阴谋？他想弄个水落石出，便尽力冷静地搭话道：

“哦，请坐吧！我有话说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那汉子在椅子上落座，架起了二郎腿。这副姿态，既象不速之客，又好象身在自家。由于他如此泰然自若，正男一时难住：问他些什么才好呢？于是，一些废话，竟脱口而出。

“请说出您的真名实姓吧！”

“说过了嘛，西岛正男！再说，这儿是我的房间。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他嘴上应承，心里当然不肯苟从。哪里有这么蹊跷的事！正男想：究竟是什么地方可疑呢？结论并不费难：是这个汉子神经有点不正常吧？

正男把脸贴近些，观察那汉子的眼睛。然而，他并没发现开玩笑或是恶作剧时常有的那种自疚的神色。这还不算，情形倒是相反。他竟以率真、自信、神气的目光回敬正男，正男不得不将视线移开。

这时，那汉子突然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？这……”正男口吃了。他万想不到，这么明摆着的事还要发问。见他惊慌失措，那汉子又说：

“你家住何方？来干什么？”

“究竟这……”正男低声叫起来。然后他咬住嘴唇，感到咬得有点痛，才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。

那汉子一时不再发问。他那怀疑的目光，透过刚刚降临的微暗夜幕盯住了正男。正男胆战心寒，心想：“我真的是西岛正男吗？是这里的室主人吗？”他甚至很想探讨一番这个愚蠢的疑问。

那汉子乘虚而入，说：

“那么，你在哪儿工作……”

“是商业公司的……”正男又口吃了。这种节骨眼上，必须充满信心，正确地、一鼓作气地说服对方才是。然而，他越着急，舌头越挽不过花来。

那汉子平板的面孔，这时才流露出一丝感情。那感情表明，他是信不过正男的。于是，他说：

“你总不致于硬说自己是这家的主人吧？你不会说自己是在这间屋子起居，从这个窗口眺望室外景色，每天从这儿去上班吧……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正男眯起眼睛，用手指狠狠地揉了揉眉宇之间，暗暗思忖：我一直住在这屋，从这儿的窗口观景，几乎都腻了；从这儿去上班，次数简直无法计算……尽管如此，可现在一被追问，不知怎么，似乎不敢肯定这些了。

需要自信。他从头脑到心脏，从心脏到全身，遍处搜索。然而，任凭何处，也没有找出自信来。大约因为一向不用，自信力已经退化和消亡了吧！

然而，这不是论证这些事情的时候。目前的窘境，必须想个法子摆脱才行。他又是哭又是笑地喊道：

“喂，喂，适可而止吧！这是开的什么玩笑；是谁要你这么干的？快说！”

“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！我可曾说过对您刺耳的话？……”

正男闭着眼睛听那汉子说，心里在思索解决的方案。然而，那汉子的话，没有半点可笑之处，甚至有些值得同情，又觉得和自己的语声很相似。这大约是由于自己慌了神儿的缘故吧！

正男生怕睁开眼睛，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如此困境。他拚命地想，想起了一个假定。如果他不是开玩笑，说不定是什么人对他使了催眠术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但这种事也未必绝无仅有。如果能够使这家伙精神正常，也许就会问出来历的。

正男睁开眼，横下心来问道：

“喂！我一拍手，你就闭上眼睛！”说着，他拍拍手。见此光景，那汉子说：

“喂，这是干什么？居然搞起这一套。你神经还正常吗？”

正男全身虚脱，悲伤起来。

室内比刚才更黑了。然而，正男不想开灯。因为他逐渐失去了正视对方的勇气。何况，如果开灯，那汉子就会稳稳

坐下。若是黑乎乎的，说不定他会绝望而归呢。

然而，他等了多时。那汉子没有走的意思，正男愈加不安了。看样子，反倒是那汉子在挨时间，等着正男走哪。也许因为他有念及此，那汉子更加自信了。

正男的忐忑不安，又增加了恐惧的成分。他下意识地按了警备铃。待他冷静下来，这才神魂落体。这下好啦。一会儿公寓管理员就会跑来，然后，一切闭幕。

走廊响起了脚步声，在门前驻步。总算得救了。正男交扣着胳膊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
那汉子站了起来，向屋门走去。他是要逃跑吗？不，是要分辩几句，再离开这里吧？正男正侧耳静听，门开了，公寓管理员说道：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对此，那汉子泰然答道：

“哦，没什么大事。一个陌生的人来到家里，正发愁哪！不过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走的。叫您操心了。”

“真的没事？请当心些，西岛先生。”说着，管理员走了。听了这番话，正男一时茫然。这家伙是收买了管理员吧？但，不会的。为什么按警报铃，连自己至今都莫名其妙，说起来，管理员还是把那汉子当成了我。那么，我……

怎样才能有个证明呢？正男在昏黑的屋子里寻来寻去，发现了电话机。那就给公司挂个电话吧！值班室里总会有同寅在的，跟他一说，不就完事了吗！他盯着白色呼号盘，拨了号码。电话挂通，话筒里传出声来：

“喂喂，这里是值班室。你是哪一位……”

“是我，西岛！”正男应声搭话。但是，回敬的却是怀疑的口吻。

“怎么回事：怪腔怪调的！”

这时，不速之客伸出手，接过话筒，说：

“嘿，是我求人挂的电话。”

“啊，刚才是您的代理人呀！那么，您有什么事？”值班员的语声从话筒传出，也送进了正男的耳鼓。

“我疑心文卷柜是否忘了上锁。请您巡视的时候给看一眼好吗？”

“啊，知道了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放下话筒，谈话结束。正男这么做，不仅毫无收效，反而帮了倒忙，愈发证实了对方的身分。

正男并不灰心，又做了一次挣扎。他给常去的酒吧挂电话，将话筒推给不速之客。

那汉子接过话筒，开始说道：

“怎么样，生意……”

“哟，是西岛先生！你倒是来呀。”

“我家有客人，改日再会。有客，这不说谎，立刻换他讲话……”

正男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他对准了话筒，挤出一声：

“喂，喂，……”

“请多关照。您是西岛先生的朋友吗？近日陪着朋友一同来吧！”

传来的答话，是厌烦、冷漠的商业性寒暄。正男挂死了

电话。不速之客好象夺去了正男的声音。

万分焦急之中，正男想起一件事，对那汉子拷问道：

“对啦，刚才你进屋，按过这个电铃吧？”

进自家门，没有谁还要按电铃，这不是有力的证据吗？

然而，那汉子却以清晰的语声说道：

“我没按，也不会按的吧！”

“可也是……”正男的声音象蚊子哼似的。虽然自己象是听见，可总有些含糊其词。说不定没有听见，又仿佛是幻觉。

正男一直不肯接触的最后一个问题，现在必须摊牌了。难道中了催眠术的，正是自己？难道发疯了的也正是自己？岂有此理！我才是本室主人，在商业公司工作，名叫西岛正男。会有办法证实这一点的。

他象一头困兽，拚死地挣扎，终于想出了个主意——照片。抽匣里有自己的照片，有在公司拍照的；也有在本室拍照的。为什么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呢？

正男靠在椅背，把手伸进抽匣。手碰到了照片。的确还在。这不是并非中了催眠术和并非发了疯的铁证吗？把这个交给对方看，就没事了。

“喂，这就是我。你仔细上眼！”正男亮起灯说道。然而，那汉子带答不理地接过，带答不理地说：

“啊，这张照片就是我。”

“什么……”正男夺下照片，仔细瞧着。千真万确拍照的是他自己。他为了指出这一点，瞪了一眼那汉子。然而，竟然目光虚弱，因为那汉子的脸的确和照片上的脸一模一样。这

正是西岛正男的脸。什么工夫……

“怎么搞的？这是怎么搞的？”正男嚷了起来。那汉子为难地说道：

“还问什么怎么搞的！事实如此嘛。无言以对吧！”

“可，这事情……”

正男贴近镜子一瞧，镜子里映进了他的脸，是一张毫无特征、人人相似的平庸的脸。……

“明白啦？”那汉子说道。

正男回答说：

“您的话可能是正确的。大概您是真正的正男。即使事实并非如此，可你很有自信，您有存在的价值。”

“那么，对不起，我要休息啦。”

那汉子脱了衣服，从衣柜里拿出睡衣换上。正男也脱了衣服，把那汉子的衣服穿到身上一试，真是太合身了，心情似乎也爽朗起来。

“那么，今后请多关照，再见！”正男道谢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随后，茫茫的夜雾将他吞没了。

（译自新潮社1980年版星 新一著《夜里捉迷藏》）

于 雷 译

窗 口

这位姑娘十八岁，肌肤好象初夏清晨的花草，水灵灵的；双眸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憧憬；乌黑玳瑁似的秀发细如雨丝。她映在手镜里的模样显得那么稚气。当然，手拿明镜，瞧着镜中人的本人，同样也是那么稚气，不论是表情，头部，直至心灵深处……

深夜就寝前，总要花费很长时间梳理青丝，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。与其说是“习惯”，莫如说是“力争”更贴切些。因为她深怕因慵于梳妆而失去难得的机缘。机缘宛如彩虹，不知什么时候才出现，并且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。

她不仅年轻而且自由。她从外地的小镇来到大城市，住在亲戚经营的公寓里的一个房间，过着独身生活，已经将近一年了。白天她去西装裁剪学校学习，放学后就和朋友们排练节目，偶尔去玩玩滚球游戏，或者去溜冰。家里给她寄来的钱足足敷用。

她不仅自由，也很快活。大城市的生活，五光十色，不断地给人以刺激。不过，也许由于习以为常，近来她对于声色刺激，感受已经有些钝了。尽管如此，她一直幻想亲身体